



史学

史学名著丛书

高宗武陶希聖携湛發表

# 汪兆銘賣國條件全

集日閥多年夢想之大成！

極中外歷史賣國之罪惡  
從現在賣到將來從物資賣到

汪兆銘與日方所訂立之賣國條件，東京上海南京北京，悉列於後。

（一）政治上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十一）

（一百零十二）

（一百零十三）

（一百零十四）

（一百零十五）

（一百零十六）

（一百零十七）

（一百零十八）

（一百零十九）

（一百零二十）

（一百零二十一）

（一百零二十二）

（一百零二十三）

（一百零二十四）

（一百零二十五）

（一百零二十六）

（一百零二十七）

（一百零二十八）

（一百零二十九）

（一百零三十）

（一百零三十一）

（一百零三十二）

（一百零三十三）

（一百零三十四）

（一百零三十五）

（一百零三十六）

（一百零三十七）

（一百零三十八）

（一百零三十九）

（一百零四十）

（一百零四十一）

（一百零四十二）

（一百零四十三）

（一百零四十四）

（一百零四十五）

（一百零四十六）

（一百零四十七）

（一百零四十八）

（一百零四十九）

（一百零五十）

（一百零五十一）

（一百零五十二）

（一百零五十三）

（一百零五十四）

（一百零五十五）

（一百零五十六）

（一百零五十七）

（一百零五十八）

（一百零五十九）

（一百零六十）

（一百零六十一）

（一百零六十二）

（一百零六十三）

（一百零六十四）

（一百零六十五）

（一百零六十六）

（一百零六十七）

（一百零六十八）

（一百零六十九）

（一百零七十）

（一百零七十一）

（一百零七十二）

（一百零七十三）

（一百零七十四）

（一百零七十五）

（一百零七十六）

（一百零七十七）

（一百零七十八）

（一百零七十九）

（一百零八十）

（一百零八十一）

（一百零八十二）

（一百零八十三）

（一百零八十四）

（一百零八十五）

（一百零八十六）

（一百零八十七）

（一百零八十八）

（一百零八十九）

（一百零九十）

（一百零九十一）

（一百零九十二）

（一百零九十三）

（一百零九十四）

（一百零九十五）

（一百零九十六）

（一百零九十七）

（一百零九十八）

（一百零九十九）

（一百零一百）

（一百零一百零一）

（一百零一百零二）

（一百零一百零三）

（一百零一百零四）

（一百零一百零五）

（一百零一百零六）

（一百零一百零七）

（一百零一百零八）

（一百零一百零九）

（一百零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百零一十一）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二）

（一百零一百零三十三）

（一百零一百零四十四）

（一百零一百零五十五）

（一百零一百零六十六）

（一百零一百零七十七）

（一百零一百零八十八）

（一百零一百零九十九）

（一百零一百一百）

（一百零一百一百零一）

（一百零一百一百零二）

（一百零一百一百零三）

（一百零一百一百零四）

（一百零一百一百零五）

（一百零一百一百零六）

（一百零一百一百零七）

（一百零一百一百零八）

（一百零一百一百零九）

（一百零一百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百一百零一十一）

（一百零一百一百零二十二）

（一百零一百一百零三十三）

（一百零一百一百零四十四）

（一百零一百一百零五十五）

（一百零一百一百零六十六）

（一百零一百一百零七十七）

（一百零一百一百零八十八）

（一百零一百一百零九十九）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零一）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零二）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零三）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零四）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零五）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零六）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零七）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零八）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零九）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零一十一）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零二十二）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零三十三）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零四十四）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零五十五）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零六十六）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零七十七）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零八十八）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零九十九）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一百）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一百零一）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一百零二）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一百零三）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一百零四）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一百零五）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一百零六）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一百零七）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一百零八）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一百零九）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一百零一十一）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一百零二十二）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一百零三十三）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一百零四十四）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一百零五十五）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一百零六十六）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一百零七十七）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一百零八十八）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一百零九十九）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一百一百）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一百零一）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一百零二）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一百零三）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一百零四）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一百零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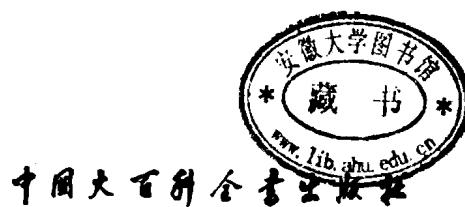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一百零六）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一百零七）

（一百零一百一百一百一百零八）

# 高陶事件始末

陶恒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高陶事件始末/陶恒生著.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 - 7 - 5000 - 8749 - 6

I. ①高… II. ①陶… III. ①抗日战争—历史事件—中国  
IV. ①K265.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7017 号

**策 划 人** 郭银星

**责任编辑** 陆 源

**责任印制** 杨海涛

**封面设计** 海马书装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 88390635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34.25

**字 数** 457 千字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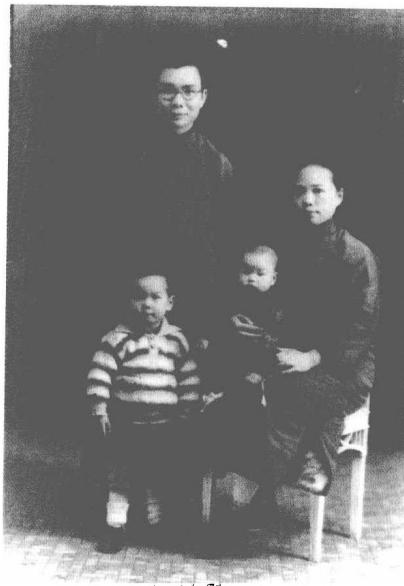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 - 7 - 5000 - 8749 - 6

**定 价** 5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1932 年的北大教授陶希圣



陶希圣夫妇及恒生、晋生于北平  
(19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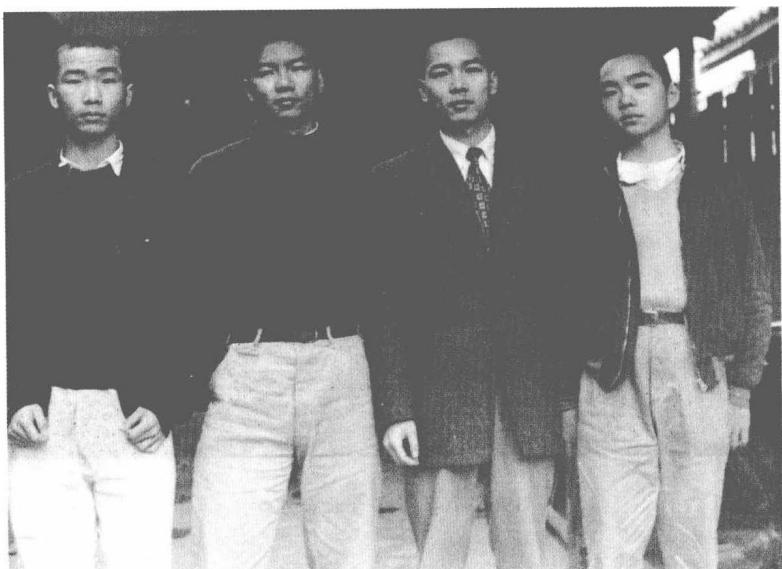
(左起)琴薰、晋生、恒生、母冰如、泰来(北平 19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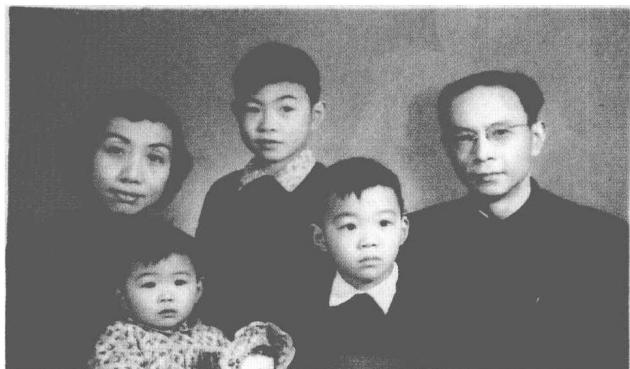
1937年,陶希圣偕恒生(中)、晋生摄于北平故宫太和殿



陶琴薰于沙坪坝中央大学校园(重庆 1944)



学生时代的四兄弟(左起)范生、晋生、恒生、龙生(台北 1952)



沈苏儒、陶琴薰及儿女宁、熙、燕(北京 1958)



1966 年春节在台北合照



祖母与孙辈整理邮票(台北 1966)



陶希圣、万冰如夫妇七十岁合影(台北 1969)



龙生服预备军官役时与父母合影(台北 1969)



陶希圣与泰来、恒生摄于台北食货出版社(1986)



陶希圣与外孙儿女及曾孙合影于旧金山恒生寓所(1987)



陶希圣偕恒生夫妇于旧金山金门桥(1987)



陶述曾托沈苏儒带往旧金山为陶希圣九十寿辰写的百寿条幅(旧金山 1987)



沈宁、熙、燕送给外公一付祝寿条幅，曰：春秋卅余载，离合一亲情。啼儿高七尺，天涯叩九旬。开怀掺泪酒，掷觞话古今。绕膝盈几日，欣慰满生平。(旧金山 1987)



1987年10月5日《中央日报》在台历任负责人祝贺陶希圣九十大寿

# 序一

何兹全

恒生师弟把他撰写的《高陶事件纪实——追忆六十年前先父随汪脱汪之前后》(即今《高陶事件始末》——编者注)扩编成书,嘱我写序。我很高兴写,也是我义不容辞的。

业师陶希圣先生一生生活在个国世界里,也可以说生活在两个天地里:一个是学术天地,一个是政治天地。在学术天地里,我是他的学生。他1931年到北京大学作教授,我是这年考上北大史学系的。他开“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我都选听。1934年他创办《食货》半月刊,从“创刊号”起,我就在上面写文章。在政治天地里,我也跟他做过一段时间的事。抗战军兴,他受命主持“艺文研究会”(国民党的非官方组织),领导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我受聘为研究组组员。顺便说一句,艺文研究会的主管人确实是称作总务总干事和设计总干事,总务总干事是周佛海,设计总干事是陶希圣。我们的聘书(或任用书,记不十分清楚),都是他们两人共同签名,上面带着头衔。自汉口艺文研究会成立起,到重庆陶先生出走艺文研究会撤销,没有变动。这个记忆是确切无误的。但我只是艺文研究会的一个研究人员,所知所见只是具体小事。至于在大决策档次,有没有其它名称的提出和使用,如总干事副总干事之类,则非我所知了。陶涤亚先生所说(《传记文学》435期),可能是不同时期的事。

我在艺文研究会拿工资,不到会办公,在家里编《政论》半月刊。《政论》原是由《教育短波》社主办的,后来才由艺文研究会出钱接办,始终由我编,没有易过手。我在《政论》上写的文章,武汉时期(1938年上半年)在舆论界还是有些影响的。据说,国民党的上层看了都很高兴。陶先生自然也很高兴。我这时的政治思想,对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的看法,都和陶先生的思想有些距离。我主张民主,主张全民抗战甚至焦土抗战,没有低调思想。左派或共产党的刊物《群众》或《生活》送我一个头衔“新陶希圣主义”。新,就与不新有别,虽然仍是一家。

陶先生人自然是极聪明的。但知识分子的弱点在他身上也表现得特别突出。他爱面子、重感情、遇事犹豫不决。他在国民党内部的人事关系,我接触不到,所知甚少。在国民党里,我曾是改组派,即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为首的派系。我从改组派的人那里听说过:1932年初汪精卫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时,曾考虑请陶先生作秘书长,后来这一职务被褚民谊占去了。改组派是1928年成立的,如果我听到的消息属实,陶先生可能也是改组派。陶先生和汪精卫的关系在1928年前后就建立起来了。揆诸30年代国内政治情况,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和陶先生的思想情况,那时他靠近汪就比靠近蒋的可能性大。不过,我只是据理推想,没有根据。

陶先生一生中政治上最大的失策或错误,是跟随汪精卫出走。从我和陶先生的接触中,我理解这是陶先生一生最痛悔的事,是他一生最大的心结。在思想上,未随汪出走之前,他已认识到跟着汪走下去,不是正路甚或已认识到是绝路。在他离开重庆到昆明、到香港后,我给他写信说:在重庆几百万大军的基础上才有和可谈,离开重庆就只有投降没有和谈。他接信后,很认为这是知心知己之言,马上回信说:

手书至为感动。弟现正在于悬挂空中之境遇。弟以为中国对敌战则全面战，和则全面和，至其主体则战由国府战，和与国府和。…此皆在国内时，曾为当轴深言之者也。迄今仍坚持不变，以至自处于十二万分之苦境，今已在离去之前夕矣。

这也是他去上海之前的思想，思想上已极端痛苦，很想离开汪了。但他仍是去了上海。无他，重情面、重感情；一拉，强拉，就磨不开面子又跟着走了。最后，日本人拿出“密约”，要汪等签字，他才清醒了，知道到了主和和投降的分界线了，才断然割断感情，破除情面，携“汪日密约”，冒生命危险，回到香港，最后又回到重庆。

签定密约或揭露密约，这是投敌与主和的分界线。正如他自己所说：“弟出生入死以求主和与投敌之界限，至今始为主和者吐气矣。”（1940年1月27日回香港后给我的信）陶先生这话，是自慰也是实情。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这和走下去是不同的两种境地：一是投敌，一是主和。陶先生主和，未投敌。这是大节。严重错误，未失大节。

说明这一点，对评定陶先生一生政治生命是极重要的。国民党内外和社会上常有一部分人总是把他向投敌、失节方面推，而他本人也常受这种心理压力。在重庆时，我曾劝他到一个大学作教授、作学问，回到学术上来。他摇摇头说：“离开这个门（蒋介石侍从室），人人会骂我，打我，指着我背后说：‘莽大夫！’（指扬雄，曾作王莽大夫）。我在这里，背后可以骂我，当面却要奉承我，笑脸和我说话。”他说“莽大夫”，心里是沉痛的。我说，他主和，但未投敌，更未作汉奸，是实事求是的评价。我们应该还历史以真实，还陶先生以公道。

有一个问题，常常被问起：陶先生去上海是不是“卧底”？恒生说：“卧底的说法让认识先父的友人，甚至敌人难以置信。”香港沦陷日本之手后，陶先生逃回重庆。有一次，我曾问他：“外人传说汪和蒋介石唱双簧，是真是假？”他说：“不是。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一半，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他告诉我的话，以喝毒药为喻，我想是真实的。卧底不会是事实。恒生的书引用 1986 年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第十次访问，对于揭发“汪日密约”的动机，陶先生说：“我曾两度写信给胡适，我所处的地位是：我不是间谍，也不是做情报，但既发现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我怎能不说。”以此证明陶先生“卧底”之说是不能成立的。陶先生那年已经 88 岁了。

知识分子自古悲剧多，近世尤多。陶先生一生也是一场悲剧，一个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的悲剧。

这是政治天地里的陶希圣。陶希圣还有一个学术天地。对他在史学方面的造诣、贡献，和他在 20 世纪中国史学上的地位，作出论述、评价，我看是更重要的一面。他到台湾后，很有些年轻的学者在学术上和他接近。如今他们都是大史学家、文章高手。我希望他们能对陶先生的史学作出评价。自然，我也是责无旁贷的。年岁大一点的，陶先生早年的“亲兵”、“爱徒”，恐怕我已是仅存的一个了。我正在酝酿写这样一篇文章。

何兹全

1998 年 8 月 9 日

## 序 二

唐德刚

八年抗战这一可歌可泣，从彻底溃败到全盘胜利的惨烈战争，实为我五千年中华民族史所未尝有。而在这一战争最惨烈阶段，抗敌全师丧亡殆尽，精华国土，泰山沦陷，亡国灭种的最危险关头，我们全族第一号元老，全军的第一副统帅，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经过长期与敌国暗相勾结，忽然背叛祖国，投向敌人，并主动组织伪军伪府，与祖国对抗。汪氏这一当国叛国的行为，细查五千年国史，显然也是绝无仅有的一宗。可是想不到，汪氏叛国经年，在卖身投敌的最高潮期，与敌寇正在秘密签署卖国卖身条约的前夕，他的贴身亲信高宗武、陶希圣二人，不齿于汪氏的卖国行为，竟不约而同地冒全家伏诛之巨险，秘密逃往香港，将汪日密约公布，使举世为之哗然，合族为之切齿。盖汪氏此一卖国卖身之规模（如承认伪满独立，日寇在中国驻兵设防等等），亦史无前例。虽石敬瑭、张邦昌、秦桧之流，亦不愿为之也。

就在汪伪叛国的高潮期，笔者却正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肄业。以一史学学徒，目击此一现代叛国史演进的实况，虽曾紧跟着追踪不舍，但是对汪氏之为何叛国，如何叛国，以及高陶之何以附逆于前，叛逆于后，却始终不得其解。师友之间，也